



中大學生報

二月號

編者的話

轉眼間，我們的莊期即將完結。大概每個投身學生組織的人，都是因緣際會遇過特別觸動自己的時刻，認識到現實的不堪，於是想推動改變。一年過去，校園的狀況有因而變得更好嗎？學業壓力依舊令人窒息、官僚還是手執規劃空間的權力、實習生應有薪金的觀點也還未普及……如果說短短一年根本無力撼動堅固的現實，這些願景必須要一整代人前仆後繼才能達成，我們會是整個進程中一個微細的紐帶嗎？

評論人 John Berger 上月逝世，他曾在《抵抗的群體》寫道：「我所謂群體意指一小群反抗勢力。當兩個以上志同道合的人聯合起來，便組成一個群體。反抗的是世界經濟新秩序的缺乏人性。凝聚的這群人是讀者、我以及這些文章的主題人物——倫勃朗、舊石器時代的洞窟壁畫畫家、一個來自羅馬尼亞的鄉下人、古埃及人、對描繪孤寂的旅館客房很在行的一位專家、薄暮中的狗、廣播電台的一個男子。意外的是，我們的交流強化了我們每個人的信念，堅信今天在世界上發生的事情是不對的，所說的相關話題往往是謊言。」我們依然期盼，我們編織過的故事內的人物，終究能連結起來創造一個更有能量的未來。在那一天到來之前，我們仍要好好的學習聆聽、分享彼此的故事。

目錄

校園

- 4 一群「價廉物美」的教學零散工
——訪中大兼任講師艾力
- 6 共膳 Final Fantasy
- 8 侵佔中大土地疑雲

社會

- 11 2017 施政報告點評
- 14 無殼蝸牛與代罪羔羊
——評新公屋富戶政策
- 16 夾在兩國之間的競技場
——塞浦路斯統一談判
- 18 國際認證究竟證明了甚麼？巴西咖啡農的控訴
- 19 疾病、戰爭與創傷
——塞拉里昂的困局
- 21 遊戲敘事的可能
——以《黑暗靈魂》為例

文藝

- 24 Breaking the Forbidden Bod
——同志用藥性愛背後的是與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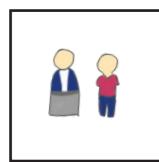
一群「價廉物美」的教學零散工 ——訪中大兼任講師 艾力

他們走不出這剝削的迴路，就只能在夾縫中間浮浮沉沉，不能自己。

文：童言



我是艾力
一個兼任講師



我沒有助教幫我



我的月薪只有剛入職全職講師的四分一

334 新學制後，中大本科生人數上升超過 50%[1]，(全職)教職員升幅卻不足 20%[2]，反而研究人員大增超過 50%[3]。甚或，連新增的 20% 教職員當中也有部份是要兼顧研究的教授。三除四扣之下，教學人手可能不增反減。這赤裸裸地彰顯了大學重研究、輕教學的發展方向，因為國際排名的計算中，論文與研究數量佔了絕大部份的分數。至於，多出來的學生、課堂始終要處理，於是校方便找來了 340 位兼任講師 (Part time lecturer) 填補空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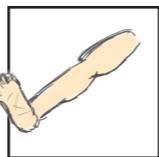
「兼任講師」，聽上去是放得上檯面的名銜，但他們跟一般的講師又有何分別？說是「Part time」又會不會面對類似的苦況？艾力（化名），一位在中大任教數年的「兼任講師」，道出箇中的不堪。

慳錢：做得多攞得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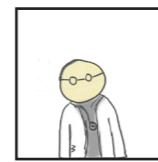
若說全職講師，一般工作包括講課、批改功課，以及籠統稱之為「備課」的一切（如課程設計、資料搜集、準備讀本的電子檔、課堂上展示的影音材料、筆記等）。至於瑣碎工作，諸如登分、記錄出席率、出通告、處理同學各種查詢等班務，則交由助教 (TA) 處理。如果是「兼任講師」，艾力說上述的都要「一腳踢」，他屢次向學系爭取助教，但始終不果。他



開學前入不到圖書館



所有事也要一腳踢



看保健處要付正價

予行政人員，以減講師負擔。然而，這些的前提也是增聘人手，試問要追排名、計成本的校方又怎會投放人手在蝕本生意上呢？

「兼任講師」的月薪也是少得可憐。以艾力為例，薪金以時薪計算，每小時約 \$800 港幣。若上課 13-14 週，每堂 3 小時，合約期會是 20 週，此外還要扣除強積金供款 5%。因此，薪金即 $\$45,600 (\$800 \times 3 \times 20 \times 0.95)$ 。若強行換算為月薪即 $\$9,120$ ，但其實已經是計多了。因為在大學行政眼中，在一個學期教每一科，只算為一件工作。一年只有兩個學期，就算兩個學期都找到工作，都是 20 星期合約，加起來也只是 10 個月有薪水，而不是 12-13 個月糧，甚至很多「兼任講師」根本無法預計每個學期可以找到甚麼工作。可想而知，他們薪金隨時比我們想像中更少。這也只是中大的狀況，艾力曾任教其他院校，同是一個學期的課，合約期可以短至 14 星期，薪金再少一些，工作量卻沒減多少。他補充英國院校的計算方法合理很多，起碼把老師備課的時間算進薪資內。因此，在香港，不少以「兼任講師」為工作的老師，都要同時兼任不同院校（最少 2 間），才得以糊口，不然就要額外找兼職。

至於勞工保障，更是想都不用想。「兼任講師」連在大學診所看醫生的職員折扣都沒有，莫說有薪年假、待產假、意外保險等。因此，艾力才坦言「兼任講師」基本上與零散工無異。

方便：用完即棄

除此以外，校方極度限制「兼任講師」使用校園的權力，顯示校方根本不把他們當作「自己人」。即使他們有心教學，質素也不得不大減。上文提及沒有助教，即使申請也被嚴正拒絕，是之為一。

其二，學校沒有為他們提供正式的辦公地點。如果同學有為意，會發現想在課餘找「兼任講師」問功課，他們總是人間蒸發了一樣。艾力說自己連一張辦公桌、儲物櫃或信箱都沒有，基本上只能在家辦公，或像遊牧般在圖書館工作。沒有辦公地點自然沒可能安排時間見學生，或者輕易讓學生尋找得到。

他更講到自己使用圖書館與其他學校設施的權限只能在合約期間，學期開始前根本無法用圖書館備課，連網上學習平台都用不到。權限也會在合約期完結馬上結束，如此實際的效果就是不鼓勵兼職老師對教授的課題或其他興趣繼續研習。這意味着兼職老師並不被視作學校一份子，而是用完即棄的臨時幫工。

或者，我們是時候思考：為何 340 位中大老師在校園竟然沒有任何位置，就像是消失了的一群。

這是操作之錯！

其實，「兼任講師」職位在各地的院校也十分常見，但操作上卻與香港大相逕庭。在外國院校，只有一些不能擔任全職教學工作，但課程又需要其經驗與知識的老師，才會以「兼任」方式客串／組成課程。中大也不是沒有如此操作，以護理系為例，一個課程當中隨時有 3-4 個講師，他們大多在外有職務，譬如是某醫院病房經理，領着 \$60,000 以上薪水，在工餘時間教導同學，分享臨床經驗。雖則他們與艾力同是「兼任」，但不用處理行政工作，也不負責整個學期的講課，所以時薪才有其意義。再者，這些「大人物」也不志在那份「微薄」薪金。但現在中大的「兼任講師」顯然不全是「大人物」，更多是如艾力般，依賴這份工作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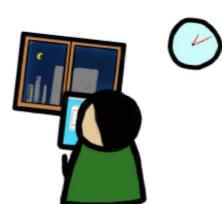
由是觀之，「兼任講師」本作完善講課之用。校方卻利用制度的便利，妄想「兼任講師」成為全能教員，以便增撥更多人手去做研究／寫論文。若不然，何以中大人事處招聘「講師」的通告只有查查 4 則，但招聘「研究人員／教授」的有 34 則呢？

出路：no way out ?

毫無疑問，「兼任講師」的待遇會直接影響到同學的學習。誰人可以幫助他們（我們）？工會嗎？之前，中大員工總會的確為校內勞工抗爭上出了不少力，如導師正名事件上，就成功為「導師」正名為「講師」，令原本是非教職員的導師們成為教師，依照教師薪金表加薪。今次工會又可否成為出路？艾力沒有否定。不過，他卻反詰兼職講師都是同時兼教多間院校，似乎不能加入以個別院校全職職員為主的工會。與全職講師的任期（2-3 年）比較，「兼任講師」只有一個學期的時間，工會組織得來，他們已經約滿。一有舉動，迎來的往往就是「永不錄用」的後果。傳統工會運動未能在組織形態上面對現時工種零散化、流動性高的時代的挑戰。這是工會組織者目前要思考的問題。

工會不行，難道他們就只能叫天不應，叫地不聞？作為學生的我們又會不會嘗試向校方施壓？說到底，我們也是這制度／邏輯之下最直接的受害者。

否則，他們走不出這剝削的迴路，就只能在夾縫中間浮浮沉沉，不能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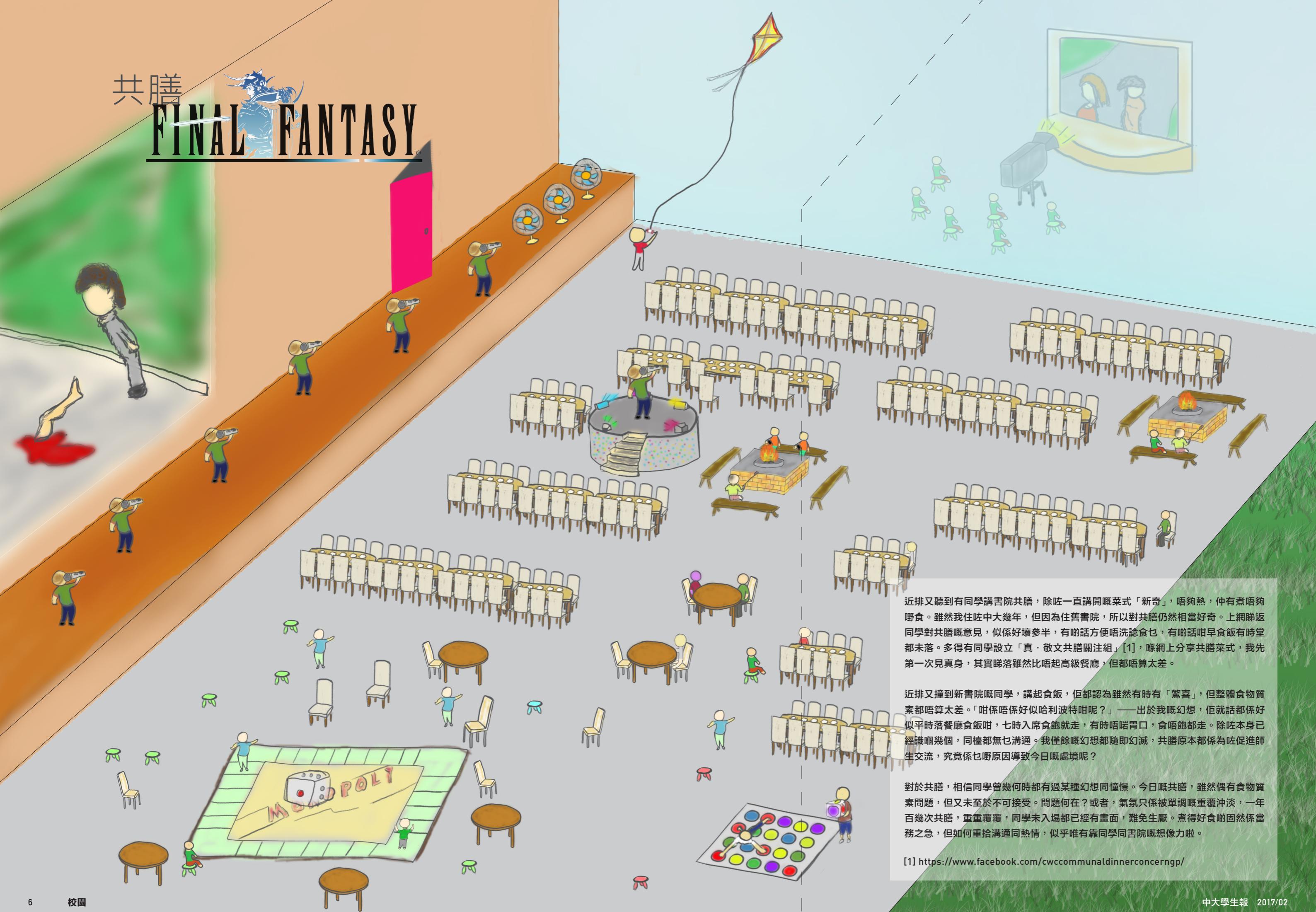
中大有 340 個像艾力的例子，
他們就像是消失了的一群

[1] 香港中文大學概覽及統計資料—2009 年：10,999 人；2016 年：16,583 人。

[2] 香港中文大學概覽及統計資料—2009 年：1,433 人；2016 年：1,711 人。

[3] 香港中文大學概覽及統計資料—2009 年：1,074 人；2016 年：1,623 人。

共膳



近排又聽到有同學講書院共膳，除咗一直講開嘅菜式「新奇」，唔夠熟，仲有煮唔夠啱食。雖然我住咗中大幾年，但因為住舊書院，所以對共膳仍然相當好奇。上網睇返同學對共膳嘅意見，似係好壞參半，有啲話方便唔洗諗食乜，有啲話咁早食飯有時堂都未落。多得有同學設立「真·敬文共膳關注組」^[1]，喺網上分享共膳菜式，我先第一次見真身，其實睇落雖然比唔起高級餐廳，但都唔算太差。

近排又撞到新書院嘅同學，講起食飯，佢都認為雖然有時有「驚喜」，但整體食物質素都唔算太差。「咁係唔係好似哈利波特咁呢？」——出於我嘅幻想，佢就話都係好似平時落餐廳食飯咁，七時入席食飽就走，有時唔啱胃口，食唔飽都走。除咗本身已經識嗰幾個，同檯都無乜溝通。我僅餘嘅幻想都隨即幻滅，共膳原本都係為咗促進師生交流，究竟係乜嘢原因導致今日嘅處境呢？

對於共膳，相信同學曾幾何時都有過某種幻想同憧憬。今日嘅共膳，雖然偶有食物質素問題，但又未至於不可接受。問題何在？或者，氣氛只係被單調嘅重覆沖淡，一年百幾次共膳，重重覆覆，同學未入場都已經有畫面，難免生厭。煮得好食固然係當務之急，但如何重拾溝通同熱情，似乎唯有靠同學同書院嘅想像力啦。

[1] <https://www.facebook.com/cwccommunaldinnerconcerngp/>



不久之前，我們收到讀者來信，懷疑有人非法侵佔中大的土地，地點就在逸夫和伍宜孫下面的山谷。校內一直流傳着不少有關該地方的傳聞，例如是有幾隻兇猛唐狗會對路人窮追不捨，亦聽說過當地一到晚上就會出現點點藍色的燈火。種種的傳聞，加上讀者的疑問，令我們不得不親自去探索這個神秘地方。

神秘之旅 GO ! GO ! GO !

早上十一時正。

我們在伍宜孫對出的斜路（環迴西路）向着逸夫的方向走。到逸夫之前，我們看見右邊有一條隱秘的石梯。

「對！這就是入口了！」同伴在核對地圖後說。「由這裏一直下樓梯，應該就會到了。」

入口附近的石梯算是比較好走，和小橋流水那邊相差不遠，但走到中段時，石梯已佈滿泥漿、青苔，走起來不是太穩，我有好幾次更差點滑倒在地上。石梯的兩旁都未開發，不時會出現「這是香港中文大學土地」的告示牌，應該是用來警告意圖佔據的人。下樓梯下了三四分鐘後，我們終於有所發現——前方一個告示牌寫着：「私人土地，請勿內進」。

「前面好像有間屋呢！」同伴興奮地說。「不過傳聞說這裏會有看門狗，靜靜地走就好。」

正當我還在猶豫應否進入這塊「私人土地」時（其實狗隻對我的阻嚇力遠比告示牌大），同伴已一馬當先走了下去。

樓梯盡頭是一間兩層高的白色村屋，窗都裝上窗簾，又設有分體式冷氣機，看來有人在此居住，還寫着門牌號碼樟樹灘 249 號。這究竟是不是私人住宅呢！以前在崇基附近也看過一些別具一格的建築物，但多數是職員宿舍，這次發現的會不會也是宿舍？為何這裏會有一幢與外界隔絕的民居？

看門狗的大聲吠叫令我們不可能再思考上述問題，我們只好急急腳，沿着屋外的小徑，一直走，一直走。小徑的兩旁，有一堆殘舊的鐵皮屋，再走幾步，就可以見到一個小型花圃。我們到達的時候，那裏剛好有一位叔叔正在修剪樹木，我們就假裝是迷路的學生，請教離開的方法，並借機打探一下附近民居的來歷。

「你好，請問這裏是不是可以走到敬文書院？」我們問。

「沿着這條路一直走，靠右就可以了。」叔叔指着前面的小路，微笑道。（幸好他不是說：「你們既然進來了，還想出去嗎？」）

「叔叔你住在這裏嗎？這裏常常有中大學生出沒嗎？」我們問。

「……」叔叔支吾以對，面有難色。

「叔叔你住了多久？」我們問。

「你們沿着這條路一直走，靠右就可以了。」叔叔再重覆一次走去敬文的方法。

他刻意迴避有關住所的問題，令到我們不禁有點懷疑。農莊再向前走多幾步，左邊就會見到兩排簇新、共十幾間藍色屋頂的組合屋，屋頂更有一個大水缸。究竟他為何要迴避我們的問題？這裏為何會有這樣的組合屋？這些組合屋內有人居住嗎？我們決定回去之後要仔細探討以上的謎團。

謎團一： 這片土地到底是否屬於中大？

中大提供的網上地圖沒有將該片土地標示成另一種顏色，亦沒有明確指出該處不屬於中大，但校方早前已公開指出該地段並不屬於中文大學，並稱之為 66 地段 [1][2]（惟 66 地段乃屬於沙田區的赤泥坪，正確而言該地段在分區圖中屬於大埔 26 區）。根據香港政府的地理資訊地圖，這 3.2 公頃的地段只有四間建築物，而當中只有一間有門牌號碼——樟樹灘 249 號，即我們一開始看到的兩層白色村屋。翻查土地註冊處的資料，發現樟樹灘 249 號早於 1898 年已由樟樹灘村的其中一個大姓江氏擁有，經多次轉手後，現時已非江氏擁有。

因此，我們可以肯定，樟樹灘 249 號之物業在中文大學落成（1963 年）之前已經存在。只是中文大學初建成的時候，並沒有將這塊土地納入大學的範圍，而當逸夫書院落成（1987 年）後，這片土地便受到環迴路的包圍，看起來像是中大範圍之內而已。



[1]「大學賓館附近是 66 區，那裏屬私人擁有土地，而且這地段可能亦具有生態保育價值。」，中大校友評議會校園發展關注小組，校友意見交流會意見摘要，2007 年 12 月。

[2] 可參考中大校園發展計劃網頁。



謎團二： 神秘的組合屋？

翻查 2016 年 12 月更新的政府地理資訊地圖，在組合屋的地段上沒有任何建築物。而該網頁提供的衛星地圖中，亦看不到該處有藍色屋頂的建築物。此影像地圖的最後更新日期為 2015 年 12 月，故我們可以推斷，這些組合屋不會早於上述時間興建。

根據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法定規劃網站，這地段的用途屬於住宅丙類，主要是用作「低密度及低層的純住宅發展」，最多可建 4 層。

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14 條，除另有規定外，任何人未獲得批准下，不可以進行任何建築工程。但我們未能在土地規劃處搜尋相關的規劃申請或圖則修訂。另外，我們發現去年網上傳媒《橙新聞》曾經報導有人將這些組合屋以劏房形式出租，並在網上刊登廣告，不過東窗事發後銷聲匿迹。以上種種跡象都顯示，這些組合屋的興建並沒有作出正式申請。我們遇到的那位叔叔之所以迴避問題，大概是因為怕漏了甚麼口風吧。

後記

經過一番的查探，我們總算弄清楚，原來這地段並不屬於中大，所以也說不上是侵佔中大土地。如果大家日後在校園內發現任何可疑之事物，歡迎通知我們跟進！

2017 施政報告點評

梁振英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依舊貫徹他一向的行事風格：口說關注民生，轉頭就將利益奉送權貴。

文：真三合一萬能俠



取消強積金對沖，
大削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



研究如何向郊野公園開刀



銅鑼灣、跑馬地、金鐘、
尖沙咀建造地下城

這是梁振英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是時候作個總結。梁振英自豪關注民生，積極處理房屋問題，那就不妨由房屋政策說起。在他任內公屋建屋量一直未達標、上樓輪候時間不跌反升，劏房依然貴租得難以忍受。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內，土地房屋政策雖佔最大篇幅，但拒絕針對住屋問題不平等的源頭，整份施政報告沒有回應過房屋空置的現況，也沒有回應過租務管制的倡議，反而製造土地不足的假象，藉此為地產發展商開拓更多低價土地。



繼續企硬，
以長生津代全民退保



酒店、辦公室、住宅
騎劫西九文化區



將軍澳建中醫醫院

扮回應民生問題，但迴避分配、規劃上的不公，轉而為權貴提供商機，是香港政府的老把戲。施政報告稱要推動文化產業，大規模邀請私營機構在西九文化區發展酒店、辦公室、住宅，卻漠視已經發展得甚蓬勃的工廈藝術社區，不打算設租金管制保護藝術活動，或修訂過時的工廈消防、規劃方針——現在這種做法是以地產商的利益為依歸，而非真正發展藝術文化。

至於標準工時等直接威脅既得利益的勞工保障，就更不用說。明明標準工時委員會意欲以合約工時代替標準工時，拒絕訂立標準工時數，甚至連各行各業 OT 都要有補水的原則也不支持，因而早被勞方杯葛。施政報告就當作甚麼也沒有發生，繼續沿用三年來的口吻，繼續等委員會提交報告，拖得就拖。

屎橋解決強積金對沖 打工仔依舊食屎：

- 取消強積金對沖
- 削減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 1/4

強積金對沖機制，根本與「對沖」無關，真名為「老闆用你啲錢找數畀你」機制。老闆裁員，就理應向員工支付遣散費，如該員工已受僱五年或以上，就應支付長期服務金。但在所謂「對沖」機制下，老闆竟可用僱員強積金帳戶中僱主供款部份，當作遣散費或長服金。其邏輯荒謬得難以理解，根本上等於：今個月電費 120 元，但因為已交了 100 元水費，所以只須交 20 元電費。簡言之，老闆們多年來一直用同一筆錢交兩筆費用，用員工應得的強積金，找數給員工自己。

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舊計法：
 $年資 \times \text{最後一個月月薪或該年平均月薪} \times 2/3$

施政報告建議新計法：
 $年資 \times \text{最後一個月月薪或該年平均月薪} \times 1/2$

這個聽上去已覺荒謬的制度，多年來自然備受勞工團體批評。解決方案顯然易見，就是馬上取消「對沖」，再要求僱主交回這些年來欠員工遣散長服金。但施政報告竟然可以度出一條屎橋：取消「對沖」後，非但沒有追討之前欠缺的遣散長服金，竟反大削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 25%，讓老闆們從此可名正言順迴避應盡之責。如是，一個平均月入 15000 元、任職十年的打工仔，新制度之下，就會被剷掉 25000 元遣散長服金。

報告聲稱「遣散費和長服金部分功能與強積金制度重疊」，但明明遣散費、長服金是針對非退休又被老闆裁員時，員工面對失業之所需，根本與作退休保障的強積金無關。施政報告站在老闆的角度，考量勞工政策不是為了保障勞工，而是處處為老闆荷包着想。

政府甚至還建議倒貼老闆：在取消「對沖」後十年內，政府會用公帑，協助老闆分擔遣散費和長服金。同時對勞工就十分苛刻：取消「對沖」前的強積金供款，繼續任僱主做「對沖」，但遣散費和長服金就馬上削減，變相取消「對沖」後，有不少員工可能還要倒蝕給老闆。

用長生津取代退休保障：

- 否決全民退休保障
- 降低原本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審查，另增一層較高額援助的長生津
- 長者綜援申領資格由 60 歲提升至 65 歲（援助額因而減近三分一，例如，單身人士的援助金就由 \$3,340 減至 \$2,355）
- 鼓勵金融界多研發與退休有關的投資產品

這次施政報告正式否決建立全民退休保障。要知道全球大部份發達地區，雖形式不盡相同，但均會設有無審查的長者入息保障制度。只有香港，才能比美國、英國等眾多崇尚市場、仇視社會福利的國家更極端、更不人道，拒絕為人民的退休預算負起任何責任。最近的諮詢過程中，超過九成意見支持全民退保，但政府繼續扭盡六壬，先漠視研究結果，質問獨立調查員養老金方案怎可能不「爆煲」；後來更直接駛橫手，意圖刪改其聘用的顧問公司所作的諮詢報告，堅持只扶貧，不承擔全民退休預算的原則。

所以擴大長者生活津貼的安全網實不應理解為平白無故的恩恤，在政府的盤算下，這是全民退休保障替代方案——一個在龐大壓力下，被迫作增加扶貧保障以轉移視線的策略。長生津資產上限增加，將覆蓋多 4% 的長者人口。雖然這改動令更多人受助，但我們也無需高估成效，因為資產審查關卡重重，過去不少長者都因不懂複雜程序或怕麻煩而無申請；加上有標籤效應，長者即使合資格，也未必能放得下面子，申請這種扶貧補助。樂施會在 2010 年的研究就發現，合資格申領援助的長者中，近

四成選擇不申領援助，因為害怕被「歧視」。雖然長生津的標籤沒有綜援那麼嚴重，但只要有資產審查，就始終會將有需要的人拒諸門外。

另外，申領長者綜援的資格由 60 歲升至 65 歲，亦即剝奪了 2000 個長者的「長者」資格，要他們改以「成人」身份申領綜援，大削他們的援助金額。政府意欲借此將他們趕回就業市場，「解決」人口老化問題。問題是從未有就業再培訓支援這群長者，而他們正是分級制度下最窮，最有需要領取援助的人。他們要怎樣再節衣縮食，才能省回少了近三分之一的援助金額？

上述的措施，都建基於分級扶貧的思維，看似可以盡用資源於有需要的人，但當各種審查資格都任由政府劃來劃去，有需要的人往往得不到社會支援。今年施政報告劃走了 2000 個在申領綜援的長者，但其實以前的削減資助措施來得更為恐怖：1998 年金融風暴，就將長者綜援改為以家庭作申請單位（至今

仍未改回舊制）；2003 年沙士，就削長者綜援 11.1%。政府扶貧往往只是為了維持社會穩定，而不是以市民的生活需要為考量，所以經濟出現危機，為保「財政穩健」，永遠就先將最有需要的人，在最有需要的時候，迫出安全網外。在下妙齡二十幾，相士說命途多舛，哪知自己到老能剩多少棺材本，當時經濟政治格局如何，有需要時能否過得了那時候資產審查？現在的分級審查，完全不可靠，又哪算是「保障」？

除了拒絕承擔市民的退休需要，政府也是為了資助金融市場。在拒絕全民退保的同時，今年施政報告就「繼續鼓勵金融界開發退休投資產品」。市民為了安享晚年，追求保值，就只有將退休儲備投入金融市場，然後獨自承受金融風險。強積金計劃同樣是基於這種盤算下的產物，一方面節省財政支出，另一方面還為金融業界提供大量賭本；市民就被迫交高昂的基金管理費，還要硬食風險。以 2016 年的數據為例，不幸買中蝕錢基金，一年間可以蝕掉 12.53%；退休時不幸遇到像 2008 年的金融危機，平均強積金更可蒸發 26%。

製造郊野與土地的偽對立：

- 考慮在郊野公園建屋
- 對棕地用途展開調查

過去幾年，每逢提到住屋不足，政府都推說是土地問題。今次施政報告一切依舊，先說自己有多努力覓地起屋，起了多少樓，又有遏抑外來炒賣需求，然後話鋒一轉，要「打破割地為牢的舊觀念」、「郊野公園佔香港土地總面積的 4 成，是住宅用地總面積的 6 倍」……總之要解決住屋問題，就一定要開發郊野公園。

政府 2013 年提出開闢郊野公園，已惹來民間團體反彈，今次則稍為有點「新意」。政府說會將高生態價值用地納入郊野公園範圍、活化舊村、推廣生態旅遊，鋪排一輪後，最後指會考慮將低生態價值用地用作公屋、老人院等非地產項目。其實政府的立意很明顯，先包個底說自己有心做保育，然後說某些郊野公園價值不高，一下子將這些地方與公屋、老人院對立起來，我們只能二擇其一。

但我們真的非動這些地不可嗎？政府明明有 4,000 公頃已規劃閒置官地，當中足足有 2,100 公頃是規劃作住宅用途，過去幾年一直有人質問為何不用這些地，但政府只敷衍幾句說它們零散、不平坦，無法起樓，連稍為詳細的資料也不提供。香港亦有近 1,200 公頃棕地，這些地本身不少

是農業用地，但因為政府無規劃、監管寬鬆，新界鄉紳就用作露天貨倉、停車場，賺取收入。民間團體提出棕土問題多年，政府一向少理，今次施政報告才說要「調查」洪水橋、元朗南等地，但其實民間早有調查，政府調查的只及其三分一左右。說到底，政府也是擔憂起太多樓會令樓價下跌，損害地產商的利益，收回棕地又會得罪鄉紳。房屋問題與其說是土地問題，倒不如說是利益問題。郊野公園地段遠非神聖不可侵犯，但若不動用閒置地、棕地而先向郊野公園開刀，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

棕地：源自英美的用詞，形容後工業國家與城市內大量因產業轉型引致使用率低或閒置的舊工商業用地，亦指因填泥及各種工業、回收用途而遭破壞的土地。

1. 西九管理局：港鐵、機管局以外又一獨立王國

政府刻意迴避公眾監管已是常態，西九文化區發展亦延續。為填補工程開支，政府將區內酒店、辦公室、住宅發展權交予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在免除地價下，客觀效果等同將幾百億公帑交由管理局和發展商瓜分，撥款就無需立法會批核。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管理局持有的酒店、辦公室及住宅用地面積比文化藝術設施用地更大，這樣可會影響文化區發展方針？

2. 地下空間大開發，是吉是凶？

土地問題是政府經常宣傳的問題，施政報告其中一項解決方法是發展地下空間，影響範圍包括銅鑼灣、跑馬地、金鐘、尖沙咀的公園，例如九龍公園、維多利亞公園等。按去年底城市地下空間發展諮詢文件，新開發地下空間將仿效外國地下商店街，用途是疏導人流。但已有團體指出工程將令公園長期無法使用，更破壞城市綠化空間。而政府亦開始其一貫「諮詢」：不會考慮市民是否需要，只會問市民希望地下街有何設施。

3. 資料拒絕開放的智慧城市

創新科技一直是政府口號之一，施政報告亦大談撥款批地鼓勵企業發展，唯具體政策不多，只有增加 wifi 热點。但普及 wifi 早是大勢所趨，例如台北市內不同角落都可連接政府 wifi，但香港依然只有政府設施才設有政府 wifi。

智慧城市當然遠不止於普及 wifi，開放數據亦是重要一環。政府設立「資料一線通」平台 5 年，但依然對不少關乎公眾利益的資訊遮遮掩掩。現時不少城市的交通工具資訊都能透過手機應用程式掌握，香港運輸署其實亦掌握巴士實時到站資訊，只是沒有開放予公眾而已。

其他政策點評

4. 一邊起又一邊拆的體育場館

體育政策方面，施政報告指未來 5 年會增建或重建 26 個體育及康樂項目，但政府這邊廟增建體育設施，另一面就說改建灣仔運動場成新會展，增加展覽場地供應。缺乏展覽場地是否就要拆運動場呢？2015 年政府曾引用獨立顧問公司報告提出建議，改善展覽場地不足問題，包括將大型展覽改於亞博館舉行，在會展上蓋增加展覽空間等。為何政府不嘗試這些方法再考慮改建運動場呢？大概是因為體育沒有經濟貢獻吧。

5. 專上教育——似有還無的政策

對大學生來說，施政報告有甚麼直接切身的議題呢？政策上最多亦只是增加某些自資學額的資助。現時自資學額每年學費可高達六萬，有些更索價十一萬，政府的資助多少有助舒緩問題。但是對學界一些長年訴求完全沒有回應：增加資助學額、減學費、改善 Grant loan 制度……政府到底有多重視學界聲音可想而知。

6. 將軍澳中醫醫院——中西醫結合，是否可能？

自 14 年政府已提出預留空地予中醫院，今年的中醫發展除了中醫院外，亦有更多配套配合中醫藥在香港的發展，例如《香港中藥材》計劃的繼續推展、籌備中藥檢測中心，加強中醫藥的品質控制，增加大眾對中醫藥的信心。

但在過去中醫界已有人提出，中醫院以西醫醫院的模式管理中醫並不可行。內地推行「中西醫結合」，結果是過分依賴西醫的診斷方式、處方藥物，更有中醫認為是打着中醫的旗號消滅中醫。香港的中醫院將如何面對這些問題？

無殼蝸牛與代罪羔羊 評新公屋富戶政策

文：K

誰是公屋富戶？

不妨先檢視「富戶」是甚麼人。今後只要收入超過入息限額 5 倍 / 總資產超逾 100 倍，就算作富戶（見表二）。他們應該算得上是衣食無憂，租屋買樓都不成問題吧？答案是不一定。且看兩則《惟工新聞》的報導。[1]

“ 73 歲的梁婆婆年輕時是紡織廠女工，現跟丈夫與兒子住在葵涌一個三百呎的公屋單位。一家人多年來合力儲了二百多萬，希望用作兩老的棺材本及兒子結婚。 ”

“ 57 歲的鄧先生任職救護員，一家三口經公務員公屋配額計劃上公屋。近年他獲得退休金約 200 萬元，資產限額一下子超標。 ”

兩個月前，房委會通過收緊公屋富戶政策，10 月起實施。舊政策下，住戶入息超額就要加租（見表一）；總資產同時超出上限就要遷出。今後只要其中一項超標，又或擁有本地住宅物業，就要交還公屋。這聽來不無道理，「常識」告訴我們：香港地少人多，建屋地不足，資源短缺下，公屋就應留給最有需要的人。富戶們理應有能力置居，何必跟窮人鬥搶公屋？這常識卻非事實。他們自然不是最貧困的一群，但要說完全不需公屋卻幾近是妄斷。問題的關鍵是，為何我們是要趕走這些人，而不是要求政府多起公屋？現存的公屋無法照料市民，其實是由政府的房屋政策蓄意造成，而非如流行的說法般總是歸咎於新移民、公屋富戶等群體。

以上例子不是孤例，老來儲到一筆錢其實不太罕見。那些省吃儉用儲棺材本的老人家、退休後得到長期服務金的人，將來一下子都要被叮走。**200** 多萬足夠他們買私樓嗎？在深水埗買個**400** 呎舊樓動輒也要**300** 萬元起跳，居屋也只是打個**7** 折。就算買得起，無收入又如何生活？租樓也不見得是出路，連同生活開支，**200** 多萬也頂多夠一個家庭捱十幾年，要是有大病痛要求醫，身家一下子就蒸發了。房委會說有考慮這些狀況，故規定住戶全員滿**60** 歲就可豁免。這意味着他們要保住公屋，唯有將子女除名，但老人家若需要子女照料該怎麼辦？強迫一家人分開住到底是哪門子的政策思維？再說如果子女收入不高，則又要申請公屋了。

擁有物業的人又是否不需公屋？看看《香港 01》的一篇報導 [2]：71 歲的洪婆婆有五個子女，現與丈夫及患有思覺失調的女兒同住公屋，三人均沒收入，近年用積蓄買了兩個**400** 呎的舊樓單位。一個用來收租，一個留給兒子居住，每月收他**\$5000** 租金兼家用。扣除差餉管理費，每月租金淨收入數千元；還不時有大維修，早前才交了**8** 萬元。交出公屋後他們自然要搬到自己的物業，但道理同上，微薄收入根本不足過活，洪婆婆早年還因工作導致一身病痛，膝蓋要做手術，私院要收**40** 萬元，公院則要等幾年。一個稍為正常點的政府，總不會要人到了晚年還要這樣擔驚受怕，不能安樂過活吧？

公屋為誰而建？

我們往往以為富戶是每日大魚大肉，生活無憂，還要佔便宜住公屋，但其實一失去公屋就朝不保夕的大有人在。有幾萬元收入的富戶，尚可以租私樓；但對於有資產無收入的人，他們隨後幾近要捱貴租，生活負擔大增，想用僅餘積蓄過一個合理的生活也不能。歸根究柢，香港樓價高不可攀，**200** 多萬積蓄算得是甚麼？住屋以外還有種種生活問題，長者的醫療支出更是沉重的負擔。說到底，他們雖然並非最窮的一群，但也有住公屋的需要。

政府口口聲聲說富戶霸佔公屋資源，要把資源還給窮人，但新政策實施後也不會騰出多少空間。如果他們將子女除名，或將資產轉移至其他人名下，仍能保住公屋；再者，富戶數目根本不夠，過去每年只有兩三百人因收入及資產同時超標（3 倍及 84 倍）而要交出公屋，新政策下的數目連政府也未能交出，但也相去不遠，而香港目前可是有**286,500** 宗公屋輪候個案！富戶政策無法解決問題，卻是政府轉移視線的工具，當我們都顧着指責誰濫用公屋，大抵就無暇理會房屋政策的問題了。

條件稍好的人，不應有資格住公屋嗎？看看香港的樓價：2016 年，香港的房屋入息比是**37.57**，全球第一 [3]：一個月入中位數的家庭，**37.57** 年不吃不喝，將薪金全用於房屋才買得起一層**90** 平方米（約**967** 呎）的樓。其他發達國家又怎樣？法國是**11.93**、英國是**9.28**、德國是**7.93**。換言之，香港人要在薪金中拿出比他們多**3~5** 倍的錢先可以負擔到私樓。樓價如此瘋狂，即使月入兩三萬，儲首期已要花上十年；就算有幸父母替你儲首期，也要再花十多廿年供樓；買不起樓，想要租屋也要每月花上近半薪金。同類情況換在外國發生，政府早就被迫要壓低樓價或添置公共房屋照顧這些人。香港的情況遠比其他地方嚴重，需要幫助的人更多，偏偏政府還將公屋入息限額訂在**\$10,970**，落後程度還不令人髮指？當下，我們要爭論的根本不是應否趕走公屋富戶，而是要求政府大量增建公屋，將月入兩三萬的人都納入保護範圍。

土地不足是謊言

每次面對民間社會增建公屋的訴求，政府總拿「土地不足」做擋箭牌。事實是目前政府提供約**79** 萬公屋及**40** 萬居屋單位，用地只佔**1,600** 公頃，但閒置的已規劃官地卻足足有**4,000** 公頃（詳見本刊施政報告點評）。偏偏政府不動用這些土地增建公屋，更反其道而行，建屋最高峰的 01 年還能建**55,000** 個公營房屋單位，每年要起再多也不是無能力，但現在卻只有每年約**15,000** 個公屋單位。說穿了，也是因為大量起公屋會導致細單位樓價插水，而政府的房屋政策卻以私人主場主導。市面上充斥百多呎的私樓，不過是公屋不足下被創造出來的需求，公屋地變豪宅之類的新聞也不罕見，箇中與地產商千絲萬縷的利益瓜葛，恐怕就非此文能說明。



富戶與青年，並無二致

香港的房屋問題已嚴重至此，政府仍想將市民推到私人市場托市。為了避過不增建公屋的罪名，自然要不時搬出一些代罪祭品來轉移視線。現在是針對公屋富戶，幾年前政府跟媒體可是在鋪天蓋地指斥大學生申請公屋，潛台詞是：「喂，你有手有腳年青力壯仲同阿婆爭公屋？搵到萬零二萬蚊就唔好同窮人鬥搶，自己出去租啦。」政府對青年和富戶的污名化，豈不是驚人的一致？在劣跡斑斑的房屋政策下，我們不過是同一群受害者。今時今日，大學畢業生也可能只有每個月萬多元收入，想找個容身之所也是難比登天。如果我們想自己的住屋未來得到保障，關注香港的房屋政策，迫使政府實施應有的協助，必然是一個基本的起點。

[1] 惟工新聞，《有積蓄就無公屋 棺材本托樓市 新富戶政策成退休長者末路》，21/12/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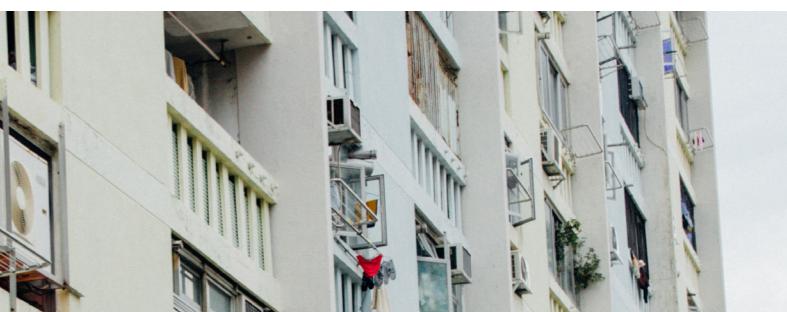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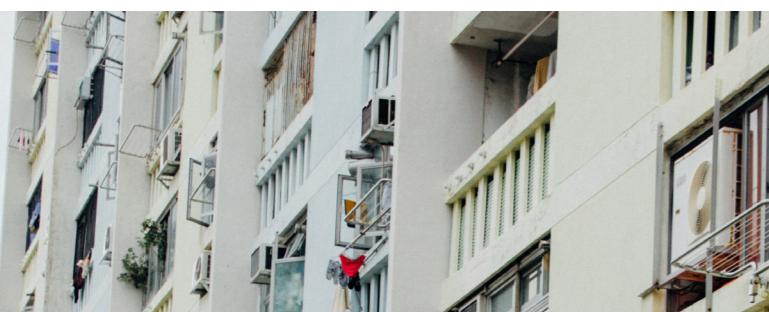
[2] 香港 01，《慳盡為子置業 婆婆恐遭逼遷：儲少錢都唔得？》，15/01/2017。

[3] Numbeo , Property price index for 2016.

家庭人數	入息在下列範圍 需繳交 1.5 倍租金	入息超過以下限額 需繳交 2 倍租金	每月最高入息限額	總資產限額
1 人	\$21,941 - \$32,910	\$32,910	\$54,800	110 萬
2 人	\$33,741 - \$50,610	\$50,610	\$84,000	169 萬
3 人	\$44,781 - \$67,170	\$67,170	\$112,000	224 萬
4 人	\$53,381 - \$80,080	\$80,080	\$133,000	267 萬

表一：舊富戶政策下入息限額

表二：新富戶政策下入息與總資產限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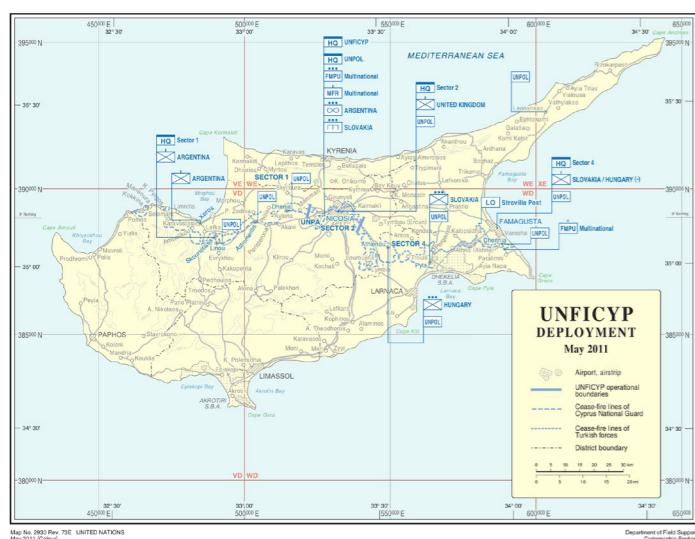


夾在兩國之間的競技場——塞浦路斯統一談判

資料來源：The Guardian, BBC



● 被分開一半的首都尼科西亞，聯合國緩衝區中被廢置的建築物



● 今年一月雙方進行了新一輪談判，雖然土裔一方原則上同意歸還部份佔領地，但雙方對於多個問題仍爭持不下，圖中的分界線為聯合國緩衝區



● 被圍牆隔開的塞浦路斯與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

文：Henry

說起塞浦路斯這個地方，大部份人可能連聽也未聽過，極其量會知道是在地中海的一個小島。但塞浦路斯其實是現今極少數因為種族衝突而持續分裂對峙的國家（相較之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對峙就幾乎無人不知）。今年一月，聯合國就再次邀請希臘裔及土耳其裔領導人，舉行新一輪塞浦路斯統一談判，解決 1974 年以來的南北分裂局面，但雙方皆指對方的提案「完全不能接受」，相信統一路途依然艱辛。

座落土耳其旁邊的希臘小島

希臘和土耳其關係本來就十分緊張，甚至多次差點爆發全面戰爭，塞浦路斯就是兩國其中一個爭奪多年的地方。塞浦路斯島位於土耳其的東南面，地理上與土耳其距離更為接近，被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統治超過三個世紀（1571-1878），後割讓予英國，但希臘裔居民足有 77%，土耳其裔卻只有 18%。雖然土耳其裔居民屬少數，土耳其卻因島嶼的地理位置，將其當成「土耳其的一部分」。至於佔大部份的希臘裔居民，則不斷爭取併入希臘國土內。50 年代的塞浦路斯陷入種族衝突之中，英國統治者對此的「解決辦法」就是讓塞浦路斯成為獨立國家（但英方仍保有一海軍基地）。

種族衝突不斷 英國放手不理

就像每一個前英國殖民地一樣，英國的殖民者只是留下一大堆問題。1960 年，塞浦路斯共和國（Republic of Cyprus）正式成立，雖然在制度上有保障雙方的發言權，包括規定總統為希臘裔、副總統為土耳其裔，並有相同的否決權；公務員的希臘裔和土耳其裔比例為七比三等等，但表面上的和平並沒能持久。1963 年 12 月 21 日，塞島發生「血腥聖誕」，希臘及土耳其的武裝份子發生大規模衝突，首都尼科西亞（Nicosia）街頭爆發槍戰，在郊區的村落有 700 個土裔村民被挾持。短短兩個月內，就有幾百人喪生，109 條土裔聚居的村莊被摧毀，超過 25,000 名土裔國民流離失所。

土裔國民完全退出政府，造成政局動盪，大大小小的暴力衝突亦持續了 11 年。1974 年 7 月，支持與希臘合併的國民警衛軍發動政變，推翻希望維持獨立現況的總統。土耳其 5 日後正式出兵塞浦路斯，並佔領了島嶼北部四成土地。在聯合國斡旋下，兩國在 8 月停火，戰爭造成近 150,000 希臘國民逃離家園，塞浦路斯從此一分為二，北部成為只有土耳其承認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Turkish Republic of Northern Cyprus），由稱為「綠線」（Green Line）的聯合國緩衝區分隔。直至 2003 年，因應塞浦路斯獲准在次年加入歐盟，北部才因土耳其一直希望靠攏歐盟而開放南北邊境，終止雙方 30 年來的隔絕。

土耳其圖入歐 統一曙光再現

聯合國一直嘗試解決塞浦路斯統一問題，2004 年的「安南計劃」（Annan Plan）在南北兩邊進行公投，但因希臘國民認為過於偏袒土裔而以 74% 反對遭否決（但在土裔國民的公投則獲 65% 支持）。儘管如此，土裔一方對統一的支持促使歐盟釋出善意，不單對北部開放貿易，更准其代表以觀察員身份列席歐洲議會。

對於土耳其來說，塞浦路斯問題一直是其加入歐盟的一大阻滯，畢竟佔領一個歐盟國家的大片領土，以及與同是歐盟成員國的希臘的持續紛爭，對於爭取歐盟內部的支持都有極大影響。也正因如此，統一談判才能一直獲得土耳其和土裔塞島人的大力支持。

今年一月雙方進行了新一輪談判，雖然土裔一方原則上同意歸還部份佔領地，談判保證國之一的英國也提出歸還島上海軍基地的一半土地，但雙方對於多個問題仍爭持不下。希臘堅持土耳其要交出當地 30,000 駐軍的撤軍時間表，而土耳其則要求全數土裔國民能取得歐盟公民身份。另外，兩邊也交換了各自的邊界提案，可惜並未有達成共識。可幸的是，雙方的外交人員都認為談判未破裂，仍然希望最終能夠達成協議。

Photograph: Neil Hall/Reuters
Iakovos Hatzistavrou/AFP/Getty Images
Map: United Nations

國際認證究竟證明了甚麼？ 巴西咖啡農的控訴

資料來源：The Guardian

文：Henry

喜歡咖啡的同學平常可能會留意到，很多咖啡牌子也會標榜自己採購的咖啡豆是來自環保、公平貿易等等的種植場，還拿着各種認證。但這些認證所反映的又是否事實的全部？它們的監察力又有多少？巴西電視新聞近日就揭發，與幾家國際咖啡認證系統有聯繫的咖啡種植場都有嚴重的剝削問題，令這些認證應有的監察力受到質疑。

巴西的咖啡生產量為全球最高，國內三分之一的咖啡皆是本土生產，種植場一般會申請不同的國際認證，顯示自己的可持續性、環保、維護工人權益等等，因為大企業多數傾向採購有認證的咖啡，以維持公司的形象，例如星巴克就是北美最大的 Fair Trade 咖啡採購商（雖然只佔星巴克總採購量的 10%）。

但媒體調查發現的，卻是這些所謂「國際認證」的監察失效和虛偽。在巴西東南部的 Monte Verde，當地的農工工會（Union of Rural Workers）收到投訴，工人們指他們會因沒有發生過的「曠工」和沒有收過的「預支薪金」而被剋扣工資，而且所謂的有薪假期根本沒有支薪，部份更加連一半的薪金也沒到手，算起來連最低工資（約 1,800 港元）也沒有。可是這樣的種植場，卻依然獲得雨林同盟（Rainforest Alliance）的認證。負責進行監察的公司 Imaflora 回應查詢時指，他們曾發現類似問題，但有關問題已經「獲得改善」，惟有關細節卻被列為機密資料。

另一種植場 Rancho São Benedito 同樣嚴重，儘管巴西勞工部曾經發現沒有向政府如實申報和進行法律規定的身體檢查的工人，甚至因此而被罰款，但仍然安然接受着雨林同盟的「國際認證」。更離譜的是，此種植場雖然已被另一認證 UTZ 除名，以及從來沒有 Fairtrade 的認證，卻繼續在產品上印有 UTZ 和 Fairtrade 的名字。不禁令人懷疑，平時市面上的所謂「國際認證」的產品，究竟有多少是符合他們口中的監察標準，甚至有多少是根本沒有這些認證？

當然，即使這些認證能夠監察好每一間種植場，也不代表它們是所標榜的那麼公平貿易、保護咖啡農。魔鬼在細節中，不少國際認證從它們繁瑣的標準已經受到批評。例如上文提及的雨林同盟和 UTZ，也被批其沒有規定農產品最低價格，根本不能保障底層工人。

要認清的是，儘管這些認證或多或少能改善農民的處境，令部份問題獲得大眾注視，但對大企業而言，最終目的只是要擺出一個「社會良心」的招牌，吸引消費者，從中獲利。農產品背後究竟是否真的能做到環保、保護工人等等表面所列的標準，根本毫不重要，於是才不斷有各種走諛隙的個案發生。作為消費者，我們應先清楚了解當中細節再作定論，別輕易將國際認證與「良心企業」劃上等號。



● 幾家與國際咖啡認證系統有聯繫的咖啡種植場都有嚴重的剝削問題，令這些認證應有的監察力受到質疑



● 縱使伊波拉已經受控，但帶來後續影響卻往往被忽視



● 上月，黎巴嫩 ABAAD 在貝魯特打扮成新娘受傷抗議

或許你會看過李安納度狄卡比奧的《血鑽》，90 年代革命聯合陣線（RUF）與塞拉利昂政府軍展開長達十年血腥暴力的內戰，大量的童兵投入戰爭。或許你會記得伊波拉病毒，2014 年，由西非肆虐至全球的伊波拉病毒爆發的伊波拉疫症，當中一個重災區就是塞拉利昂。

無情的戰火與疫症為當地帶來傷亡，時至今日，內戰已經結束，伊波拉疫情亦受控，倖存的塞拉利昂人真的能夠回歸正常生活嗎？內戰時兒童要上到戰場與政府軍廝殺，歷盡死亡；活於感染伊波拉的陰影之下，身邊人隨時罹難，連串事件造成的心靈創傷往往難以預計。

人口達 600 萬的塞拉利昂，公營醫療系統只有 2 名心理醫生。人們面對心靈創傷時主要依靠傳統人際網絡與志願機構提供支援。內戰結束後，非政府組織 Community Association for Psychosocial Services (CAPS) 開始在塞拉利昂提供輔導服務。CAPS 由一群逃出塞拉利昂內戰的難民所組成，起初受僱於一個美國非牟利機構，在難民營提供朋輩輔導服務。機構撤走後，他們組成了 CAPS 為當地人提供心靈輔導服務。

疾病、戰爭與創傷 ——塞拉利昂的困局

資料來源：The Guardian、WHO、CAPS、BBC

文：了

但走過多年，國際社會開始淡忘當地所經歷的浩劫，來自世界各地的資金與援助都明顯地減少。最近六個月就因為資金短缺的關係，CAPS 的員工一直沒有領取工資。心理輔導過程漫長更難以觀察成效，一直是難以向公眾募捐的項目。

“這是我們的初衷，我們不可以離棄”——
由難民營開始成為輔導員的 CAPS 成員馬克士威·馬橋的一句話。

當我們在電視上看到慈善機構的募捐廣告時，大抵也是看見第三世界國家的小孩三餐不繼，甚至連最基本生存條件也達不到，但現實情況遠遠不止於此。當我們面對令人窒息的學業壓力時都會出現不少情緒問題，甚至自尋短見，他們需要的是面對戰亂、生離死別、疾病的侵襲，造成的心靈陰影難以被外人看見。塞拉利昂的情況顯然並不是孤例，不少第三世界國家也在面對相同的慘況。

黎巴嫩的強姦法 ——歧視性的保護法

資料來源：Fox News, Al-Monitor, Aljazeera, Human Rights Watch, Middle East Eye

文：梁錫嵐

根據當地警方 2016 年的統計，黎巴嫩每星期平均有 3 宗性侵案。當地非牟利機構 ABAAD 的經理 Masri 指出，還有許多沒被舉報的強暴案。ABAAD 的宗旨是為女性充權及消除性別歧視。多年來，該組織不斷要求廢除第 522 條刑法，並就此提高公眾意識。上年十一月，他們發起大規模宣傳活動，當中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一段短片，在數日內取得三百萬點閱率。在十二月，他們更在首都貝魯特的政府大樓外發起抗議，使國會最終同意他們的訴求。

在影視劇《琅琊榜》中，莊陽長公主因被謝玉強暴，而與他成親。古代貞節觀歧視未婚失身的女性，在一些情況下縱容了強暴犯。這種觀念在現今部分地區仍然流行。直到不久前，黎巴嫩還推行着第 522 條刑法，若強姦犯與受害人結婚，強姦犯便可脫罪。而這條強姦法的原意竟是為了保護女性。

在黎巴嫩，被強暴的女性失去了談婚論嫁的資格，因為她們被視為是骯髒的。因此強姦法的支持者認為，提供與施暴者結婚的選項，可挽救受害者及其家族的顏面，是對受害者的一種補償和保護。而受害者在家庭和社會壓力下，多半選擇與施暴者結婚。人權觀察 (Human Rights Watch) 的研究人員 Begum 指出，這是在鼓勵強暴者的行為，因為他知道受害者的擔憂，知道可以此向受害者逼婚。

Photograph: Paulo Whitaker/Reuters,
Simon Davis/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PA,
EPA

徵稿 實習的一天

實習生的待遇和工作是怎樣的？如果過程有所得着，那是甚麼？

關注實習問題，終究是關心每一位實習同學的具體處境。是次徵稿希望實習同學記下自己**實習的經驗**，期望校園員生更深入了解實習同學的生活和情思。來稿**褒貶皆可**，惡劣的個例固然令人反省實習制度，好的經驗亦展示改善實習待遇的可能。**字數不限**。

與此同時，我們亦歡迎各種形式的投稿。不論是**小說詩文**，還是**議題評論**；不論是**文章**，還是**相片**，我們都期待你的分享。

截稿日期：2月28號

投稿方法：custudentpress@gmail.com

聯絡：阿豪（6233 4930）

靈魂系列，是由FromSoftware製作的四個遊戲，以2009年發售的《Demon's Souls》為第一作，2016年發售的《Dark Souls III》為最新作，深受不少玩家熱愛，其中又以第二作的《Dark Souls》聞名。流暢的動作系統、高難度、令人印象深刻的頭目戰等等，都是靈魂系列最吸引人的地方。但是，為許多人所忽略的，是靈魂系列獨特的故事敘述。本文就嘗試以《Dark Souls》為例，介紹其敘述故事的方法。

初接觸《Dark Souls》的玩家，往往以為它就像Mario一樣是幾乎沒有劇情的遊戲，因為遊戲內對話和旁白極少，每個角色可能不出10句對白——《Fallout 4》可是有過10萬句對白——而且幾乎從來沒有明確交代過劇情。但其實《Dark Souls》的劇情並不簡陋，而是充滿了謎團。遊戲開首介紹了世界背景：故事發生在一個叫羅德蘭的西式奇幻世界，羅德蘭爆發了一種不死人詛咒，會令人死而復

生，但靈魂逐漸衰退，最終成為行屍走肉，傷害他人。主人公因為身為不死人，被囚在監獄中隔離。直至一日，監獄鑰匙忽然從天而降，跌在我們眼前，往上望去，只見一位騎士在屋頂俯瞰，等待主人公的反應——遊戲就此開始。相比起常見的遊戲或會隨便交代遊戲目標，或會詳盡描述故事狀態，《Dark Souls》一開始便刻意將玩家置於謎團中，故事只能靠自行探索而知。

遊戲敘事的可能 ——以《黑暗靈魂》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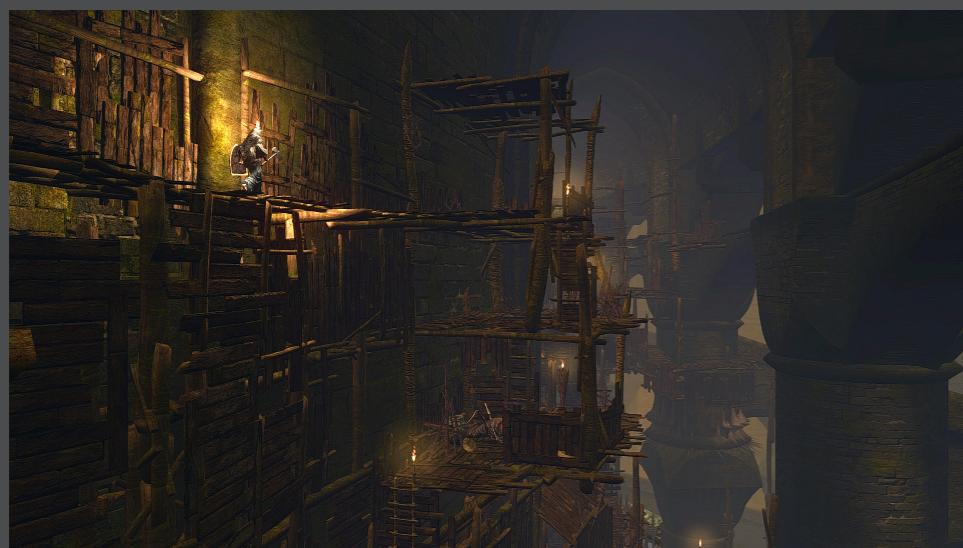
《Dark Souls》的成功，除了在於其遊戲系統，還在於它以謎題主導的故事敘述，讓玩家自己去發現故事。

文：彭浩霖



隱藏在場景之中的歷史

場景設計是《Dark Souls》敘事公式的第一步。為了做到讓玩家自行探索世界、解開謎團，《Dark Souls》幾乎完全棄用旁白和對話的敘述，改而建築出各有特點的場景，使得就算是對遊戲劇情不上心的玩家，亦不難發現裏面隱藏的歷史和秘密。黑森林中間的巨大競技場廢墟、小隆德水底下的城市、病村的變異怪物，都暗示着它們過去的輝煌和衰敗的過程，其中筆者就特別喜歡「病村」的設計。從城鎮教堂區往下走，打開被緊鎖着的門後，就來到病村，一個沿着山邊而



着無數蜘蛛蛋，正是揹蛋者祈禱的對象。兩隻怪物的來歷是甚麼？揹蛋者為甚麼要祈禱？筆者愈玩就愈發掘到線索，線索又帶來更多謎題，令人迫不及待想知道更多故事細節。

散落的道具和小故事

當玩家被場景吸引住，對故事有興趣時，《Dark Souls》便用道具說明加入更多故事細節。電子遊戲常見的道具包括武器、防具、藥草等等，通常只會附有功能和數值上的描述。《Dark Souls》巧妙的是，道具說明中還加入了關於道具或道具主人的描述，再拼合上場景線索，便可推測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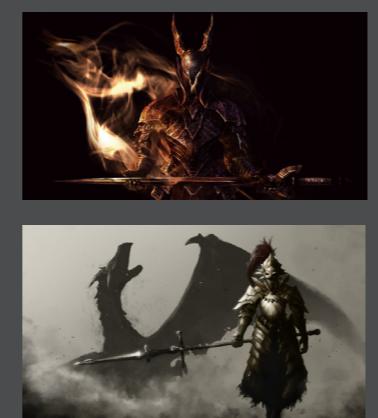
建，由破舊的木造房屋組成的村落。村落人去樓空，只剩下人形怪物徘徊，而村底則是一個劇毒沼澤。不難聯想，病村是屬於上方城鎮的貧民窟，因某種病變令沼澤和村民變異，城鎮居民為求自保，便將唯一的通道封起。光看畫面，就感受到病村內瘴氣四處的氛圍，和無路可逃的壓抑感。

類似的變異情節如果在其他遊戲出現，往往是經對白或旁白直接告訴玩家，例如《Resident Evil》中的所有殭屍，反正就是由散發出來的病毒造成，場景之間只有地形的分別。

《Skyrim》中的雪妖精為何變成盲眼

的野蠻生物，就幹脆放在書本內解釋，故事講得清楚，但反而做不到探索和感受的傳遞。

與此相比，病村的過去就濃縮在細小的場景之中。而且，場景內的線索雖然講出了一部分的故事，但又往往可以埋下更多謎團。筆者在病村過關的同時，初步認識了其過去，疑惑卻愈來愈多：病村下層沒有任何人形怪物，反而有數個背負着奇怪蟲卵的人，向病村深處的遺跡祈禱。究竟遺跡裏有著甚麼呢？一踏入遺跡，一隻半人半蜘蛛怪物前來襲擊。擊敗後，遺跡內又有另一隻半人半蜘蛛怪物，身上結



情的全貌。上面提到半人半蜘蛛怪物和揹蛋者的秘密，就隱藏在散落病村和底部遺跡的道具中。

而在解謎以外，道具有時亦充當了豐富人物和世界觀的角色。舉個例子，在遊戲開始時，玩者會遇到幾位聖職者，為破除不死人詛咒前來羅德蘭。其中一位，佩特魯斯，會忽然送給玩家一枚金幣，以示友好。單看金幣的說明，看似毫無重點，但卻顯示了佩特魯斯的某些特質。把失去意義的金幣送給我們，稱作是見面禮，固然反映了佩特魯斯假裝慷慨的狡猾，但他帶着金幣在身，大概是相信有一天回到人世會用到，如此輕易把金幣送給

玩家，是因為佩特魯斯已經絕望，知道自己將在羅德蘭死去嗎？為甚麼他不乾脆逃走，而是繼續留在聖職同伴身邊呢？當故事繼續發展，玩家自然會知道他的目的。

簡短的道具說明還適合安插各種小故事。當玩家擊敗城鎮教堂區裏的巴勒德爾騎士時，有時可以得到他們的鎧甲，上面提到原來他們都是異國的騎士，為了破除詛咒，舉軍攻向羅德蘭。這些資訊雖然與故事沒有關係，但就令筆者感到遊戲世界中的活力，每個人物和敵人都有自己的特質和目的，而不止是冷冰冰的過版角色。



金幣

金製硬幣，中央鑄有主神洛伊德及其白色的光環。在人世中有着極高價值的金幣，在以靈魂作為貨幣的羅德蘭是毫無意義可言。即使如此，卻會不捨得丟棄，原因應該是還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到人世吧。



巴勒德爾的鎧甲

因重裝備有名的伯尼斯騎士的鎧甲，是鋼鐵的重型鎧甲。曾經有最強美名的伯尼斯騎士團，出現了大量的不死人，因而全都往羅德蘭前進，但是大半都死在途中，成為活屍，威脅着所有的不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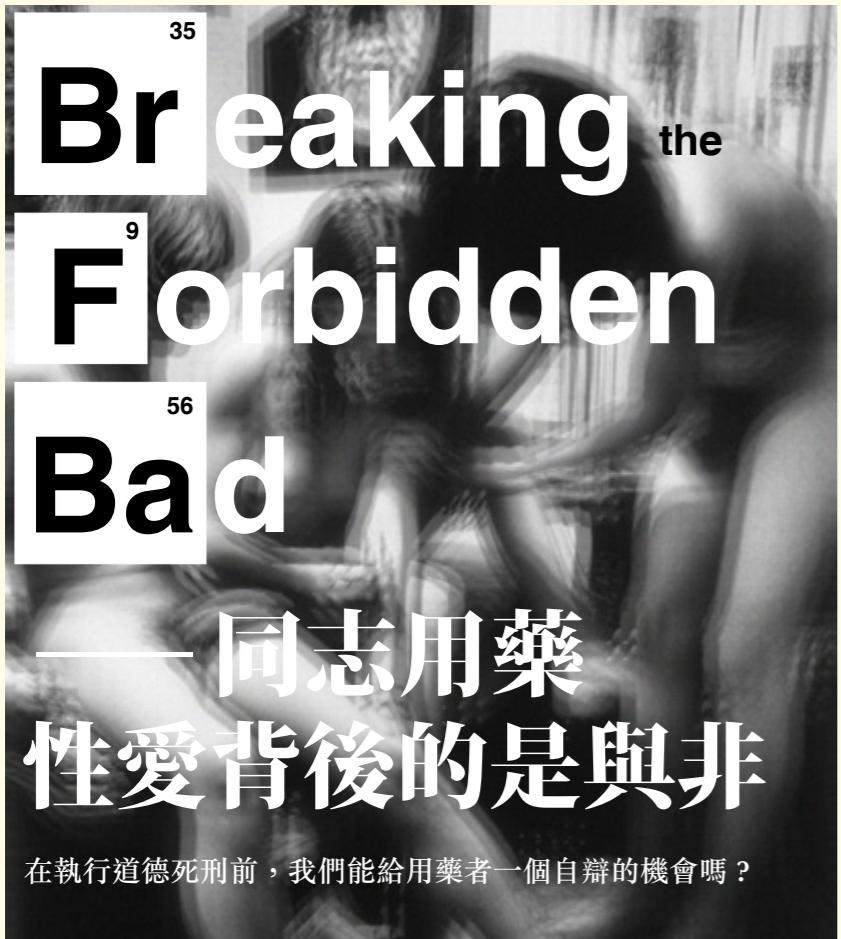
尋覓線索，推測歷史。發掘故事的過程和遊戲合一，造就了另一種自己發現故事的自由度和樂趣。所謂玩家自行發現故事固然是解謎遊戲的常用手法，但《Dark Souls》將這個手法執行到極端，甚至連故事的主線本身都是一個待解開的謎題。

沒錯，遊戲的主線本是隱藏起來，是需要玩家自己發掘的。當玩家經過重重考驗後，抵達神的都城——亞諾爾隆德後，城中的女神告訴玩家，破除不死人詛咒的唯一方法是主人公犧牲自己，獻上最強大的靈魂。玩家如果聽從女神所言，遊戲固然會繼續進行，直到結局主人公獻祭自己。但如果我們抱着疑心，稍加觀察亞諾爾隆德，就會發現疑點重重：太陽已經即將要落下，但都城內卻四處金光璀璨，光如白晝；守護都城的騎士死後不會留下屍體，而是憑空消失；玩家隨後得到的太陽公主指環則直接提示，「葛溫艾薇雅（女神）離開了亞諾爾隆德」。果然，一旦玩家攻擊女神，女神就會立即化為白霧消散，亞諾爾隆德眨眼變得黑暗，守衛也都消失了。原來一切都是欺騙玩家聽從神的指示而設的幻象。那麼，玩家依然要盲從神的指示嗎？還是反抗眾神，尋覓另一條路呢？玩家面臨這個選擇，便不得不連結起過去探索的經驗，質問自己，獻祭能幫助到受苦的人們嗎？還是一切是神設的陷阱？筆者當刻對故事以及遊戲世界內種種災難的理解，立即變得完全不同。

這種以謎題鋪墊故事的敘述方法，不單令玩家在遊戲過程中編織出自己的故事，還令玩家之間產生熱烈的討論。因為遊戲內從沒有清楚交代故事，再多的線索亦會留有空白之處，大家在討論區上分享自己對故事的見解和猜想沒有講明的真相，不少人寫下數千字辯論，亦有人將自己的理解拍成影片，結果還成為十多小時的故事系列。

結語

在兩條路線之外，《Dark Souls》則嘗試從另一個問題切入。無論固定劇本抑或分支劇本，其實往往都要玩家去到某個地點，聽取旁白或其他角色為玩家說明故事的狀態和發展，劇本愈複雜，玩家就愈要看大量的文本和過場影片，而和遊玩體驗脫離開來。《Dark Souls》乾脆捨棄了明確的敘事，改以將故事拆散隱藏起來讓玩家探索。筆者覺得這種體驗更加像是一位考古學家，面對着一座已成廢墟的古城，若然想要知道古城的過去，就必須在遺跡中



文：月巴卜口、蜜桃男孩

在執行道德死刑前，我們能給用藥者一個自辯的機會嗎？

警告：本文單純探討同志用藥性行為的狀況，並非鼓吹濫藥。濫藥及販賣毒品屬違法行為，讀者切勿以身試法。

甚麼是 Chem Fun？

近年，若你打開同志交友軟件，不少用戶的個人介紹都會出現「Chem Fun」字樣（或簡稱 CF）。Chem Fun，即是指性交過程當中使用藥物，以提高性能力和性歡愉。不論同志社群和異性戀者，這都不是罕見的事。2015 年，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調查顯示，男男性接觸受訪者當中，約一成人曾於性愛前或過程中使用藥物。使用藥物者當中，則有七成人使用芳香劑（俗稱 Poppers）、四成人使用勃起功能障礙藥物（俗稱偉哥）及兩成人使用甲基安非他命（俗稱冰毒）。[1]

用藥性行為最具爭議的地方，便是用藥者常常會進行無套性行為，大大增加患上性病和感染 HIV 的風險。無獨有偶，單單去年頭三季，政府便錄得 264 宗同性性接觸的 HIV 感染個案，佔

總新增個案的一半，較異性性接觸者多出一倍。[2] 近年，有些服務同志的 HIV 防治機構與禁毒機構合作，可見 NGO 都視 Chem Fun 與 HIV 有一定關係。

Chem Fun 進行時……

筆者相信，不少同志曾經在交友軟件上，接收過用藥派對主辦人的邀請。根據上文提及過的研究，不少 Chem Fun 同志會選擇在私人住宅 Chem Fun。不少主辦人兼任藥物拆家，很容易因為藏毒而被捕。但主辦人的收入亦頗為豐厚：據受訪者指出，主辦人每次派對可收到每人最低消費五百元。[3]

男同志 K（化名）曾經分別數次與網友 Chem Fun，每次都是使用冰毒。他卻從未為獲得冰毒付出過一分一毫，亦即是俗稱的

「鶴 Chem 食」。K 並不是從派對中嘗試 Chem Fun 的，他大多與性伴侶在其家內使用藥物，而藥物都是由性伴侶提供的。他回憶，每次吸食冰毒後都有飄飄然的感覺：「像是浮在水上盪着盪着，但我是十分精神的。」因為冰毒可以令人突然十分興奮，甚至一兩天不眠不休。所以不少 Chem Fun 派對參與者自然而然可以不斷做愛，而且短時間內換不同的性伴侶。

使用冰毒進行 Chem Fun 的人，常常會搭配不同的藥物使用，例如是偉哥。因為吸食冰毒的人易有勃起困難，使用偉哥後方能如常做愛。用藥者為了更容易勃起，亦會更容易棄用安全套。K 表示，由於冰毒會放大了身體的觸覺，使用安全套時異物的感覺特別明顯，所以不少用藥同志直接不用安全套做愛。可是，K 因為害怕感染 HIV，所以每次都會要求對方使用，就算對方拒絕亦會堅持到底。

K 曾經試過吸食四口冰毒後，身體出現了難以承受的反應：不能入睡、不停流汗、喉嚨疼痛非常、情緒突然低落、無故哭泣。甚至做愛後翌日離開性伴侶時，他仍然

感受到藥效存在，而且性慾仍然十分高漲。他從此避免再參與 Chem Fun，一來是擔心冰毒對身體的傷害，二是不希望自己上癮，因為冰毒是高依賴性藥物，而且十分昂貴。作為大學生的他，就算有做實習和兼職亦難以負擔。

自甘墮落？放棄自己？
還是另有原因？

自小我們便被教導「濫藥害人」，大概知道濫用藥物的風險。那麼，除了因為使用藥物帶來的快感外，我們相信定有其他原因，導致這班同志常常使用不同的藥物。學者劉凱亮曾為香港大學社會學系進行研究，經過長達十八個月的考察，接觸三十個曾有用藥性行為的男同志，研究提出了不同用藥性行為的原因。

或許我們都以為，同志只為追求性歡愉而使用藥物，但研究顯示，背後的原因可謂五花八門，比較常見的有：有男同志希望認識更多性伴侶，因而接受 Chem Fun 來擴大自己的 Market；由於肛交時使用 Poppers 會明顯地減低身體的痛楚，有受訪者因此更容易被男朋友進入，認為自己方能真正享受性愛；Chem Fun 使性愛時間大大增長，用藥者從長時間性愛中得到了親密感和愛的感覺；有受訪者工作辛勞，曾經長達一年都沒有放假，期望 Chem Fun 可以協助他們逃離壓力；甚至有用藥者在情傷後失去一切，於是開始接觸藥物，而且萌生了自殺的念頭，所以他想知道用多久的藥才會離開人世。[4]

縱觀研究提及的不同理由，用藥原因可以是純粹的生理快感，有些則是為了滿足用藥者某些心理需要。用藥的確是違反法律，而且對身體是有害。但是，如要更理性地理解 Chem Fun 議題，我們便要設身處地想像這班同志的境況：我們或許會認為，為了放鬆心情而進行 Chem Fun 是不智的，因為受訪者可以有更好的放鬆方式。但對整整一年都不停工作的人而言，使用藥物可能是他在高壓環境下苟延殘喘的出路。又當我們設身處地，想像在面對失去摯愛的時候，受訪者選擇慢性自殺作為出路，恐怕亦是他們無可奈何的做法。批評他人自

[1] 《愛滋病預防項目指標調查 2015》——男男性接觸者，衛生防護中心。

[2] 《性病 / 愛滋病監測報告》，衛生防護中心。

[3] Lau, H. [劉凱亮]. (2014). Experiencing risky pleasure : the exploration of 'Chem-fun' in the Hong Kong gay community.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okfulam, Hong Kong SAR. (p.166-167,176).

[4] 同上 (p.110-116)。

[5] 同上 (p.204-205,228-230, 236)。

殺，或是為何責問他們「自甘墮落」地使用藥物，都不是最令理想的回應方式。

劉凱亮的研究提出，不少用藥者清楚明白用藥性愛的風險，所以有些人會盡量與同一群性伴侶發生性行為。此外，愛滋病雖然仍是不治之症，但在先進的醫療下仍然可以有效控制，這亦大大降低了用藥者對性健康的擔憂，使他們在衡量過風險後更願意去進行用藥性行為。^[5]

至於，為何用藥者會如此信任 Chem Fun 群體？這與 Chem Fun 的危險性有莫大關係。在劉凱亮的研究當中，有受訪者表示非常信任用藥性伴侶。有人因為性伴侶詳細解釋了使用冰的正負作用後，嘗試了第一次 Chem Fun。又有人容讓性伴侶上載自己的性愛片段，甚至有人曾將銀行密碼交與性伴侶以作提款之用。他們對用藥性伴侶產生的極大信任，其中一個解釋是用藥性行為十分危險，令性伴侶的支援十分重要，例如過量吸食需要即時協助。所以，儘管性伴侶可能為「陌生人」，用藥者仍然信任自己的性伴侶。^[6]

後推一步， Chem Fun 折射我們看不到的 同志社群生態

回顧劉凱亮的研究，Chem Fun 參與者並非可以單以「吸毒者」或「性上癮者」簡單劃分，因為 Chem Fun 參與者同時重視藥物或性愛帶來的享受。用藥性行為是包含一連串的過程的，例如互相交流、談論近況，一如正常社交。對他們而言，唯有與他們經歷所有過程並享受的人，才是他們的「一份子」。因此，進行用藥性愛人士可被看待為一個獨立群體。^[7]

為何男同志圈子的 Chem Fun 情況如此特殊？同志是社會邊緣的一群，主流社會也對同志社群本已存有不少誤解，在情緒和親密關係上缺乏支援，甚至同志圈子本身亦排斥一些不符陽光同志形象的人。

男同志 K 回憶道，他認識不少中年 Chem Fun 同志，如果以主流審美觀以言，他們確較難找到性伴侶，所以 Chem Fun 便是其中一條「出路」。同志社群普遍以外表和身型把同志劃分為不同等級：被認為「肥胖」、「年老」、「貌醜」、「陰柔」，即同



味地說服用藥者「戒毒」而不思考他們本身的生活處境和需要，亦難以令 Chem Fun 者願意尋求緩害協助。期望大眾都對緩害概念有更清楚了解，以免如同黃成智之流歪曲事實，抹黑緩害機構。

Chem Fun 並不是一個容易理解的議題。在某程度上，如同劉凱亮所言，這是一個被雙重邊緣化的議題（同志議題、用藥議題）。而在充滿着陽光健康年輕英俊健碩同志的主流同志圈裏面，Chem Fun 亦是一個禁忌議題，Chem Fun 仍然是「同志恥辱」（Gay Shame），男同志圈也希望將這一個群體排除同志圈外，當中的現象和文化更遠比單純的「性」與「藥」來得複雜。如果有關當局要處理這一個議題，在硬性戒毒以外到底有沒有其他能針對這個議題的方法呢？或許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8] 《「關懷愛滋」對接觸前預防性投藥（PrEP）的立場及建議》，關懷愛滋。

[9] 《回應黃成智傳單歪曲事實》，關懷愛滋。

志圈戲稱的「肥老醜 C (Sissy)」群體，他們通常在同志交友軟件或網站都較難找到性伴侶，甚至普通朋友。所以，當所謂的「天菜同志」（受歡迎同志）接近他們，並提出無套 Chem Fun 的要求時，他們亦的確較容易接受邀約。

Chem Fun 與單純濫藥的不同之處，是可在性愛中取得短暫親密感。縱使這不是持久的親密關係，但這感覺卻是部份 Chem Fun 同志尋求已久的。有些邊緣同志甚至會因為於網上社交網頁分享 Chem Fun 短片獲得到大量轉發和回應，建立起認同感和自豪感，滿足他們一直以來所面對的疏離和孤單。

結語：我們還可以做甚麼？

有些組織以輔導和個案跟進方式，期望減低 Chem Fun 對同志社群的影響，固然能夠大大避免同志因 Chem Fun 而感染 HIV。Chem Fun 者本身有必要了解 Chem Fun 的特性和後果，作出適合自己的決定。但我們亦要思考，當我們的社會對同志社群，都對 Chem Fun 同志持如此負面態度，自然而然便是把他們推向了更加隱蔽的社會角落。一

PrEP（接觸前預防性投藥）

Chem Fun 圈子當中，已經有相當比例的 HIV 帶原者。所以 Chem Fun 派對過程中，有些人會使用安全套（但正如上文所指，不少用藥者對安全套的感覺極為反感），而有些人則會進食 PrEP（接觸前預防性投藥），即是使用抗愛滋病病毒藥物，於性接觸前使用會大大降低感染 HIV 的風險。用藥同志如定期使用 PrEP，縱使他們用藥後不使用安全套，仍然能夠降低感染 HIV 的風險。

2016 年 6 月，非政府組織關懷愛滋的立場書指出，「本港應盡快推行本地投藥示範性計劃」，及引用英國研究指，「高風險的男男性接觸者每日服用投藥，可減低感染愛滋病病毒風險達百分之八十六。」^[8]可惜，香港的接觸前預防性投藥並沒有政府資助，有些同志只好花費大量金錢從國外獲得預防性投藥。

HIV 藥物會否與其他藥物「相沖」？

HIV 帶原者需要每日使用藥物控制 HIV 對身體的影響，降低血液中病毒的含量。如果按照醫生指示服藥，帶原者的生活可以與普通人無異，病毒含量甚至可以低至無法檢測的程度。Chem Fun 社群中不乏 HIV 帶原者，那麼 Chem Fun 藥物（例如冰和偉哥）會否影響 HIV 藥物的效果？英國利物浦大學開發了手機軟件 Liverpool HIV iChart，裏面載有不同 HIV 藥物與其他藥物的相互反應，避免帶原者因服食其他藥物而降低／放大 HIV 藥效。

網址：<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liverpooluni.icharted>

黃成智投訴關懷愛滋

正如上文所言，緩害不是鼓勵用藥，而是提供藥物的後果和資訊予用藥者，使其有作出知情和適合自己的選擇。然而，2012 年立法會選舉前後，黃成智特意向愛滋病信託基金投訴，指關懷愛滋的「Flying High, Landing Safe」計劃談及用藥的興奮，實則鼓吹吸食。這種對於誤導性質言論，關懷愛滋以聲明回應時指，緩害不等於鼓吹用藥，勸喻「黃成智先生停止誤導公眾，釐清『緩害』概念」，及指出「任何人均有權獲取較安全和健康的資訊、技巧、資源及支援，以減低用藥帶來的風險。」^[9]性保守人士以這種方法投訴緩害機構，只會使緩害工作更加寸步難行，變相窒礙了有需要的同志接受正確的藥物資訊。

[6] 同上 (p.181)。

[7] 同上 (p.176)。

FEB
2017



中大學生報 二零一七年二月號

出版：第四十六屆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縫」
地址：香港中文大學范克廉樓 307 室
電郵：custudentpress@gmail.com

承印：唯美印刷製作公司 (9681 0604)

設計：周鈺婷、何宇霆

編輯／作者：楊皓鍊、周鈺婷、何宇霆、梁嘉豪、余嘉浩、楊卓禮、
陳志恆、高仲禮、彭浩霖、覃俊基

鳴謝：艾力、真三合一萬能俠、K、劉凱亮、惟工新聞、香港 01、
梁錫嵐、關懷愛滋、蜜桃男孩